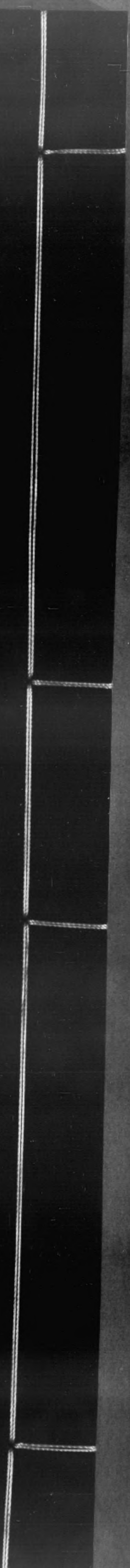


12



按師古云

封禪者封

土于山而

禪祭于地

也

楊慎曰封禪

河渠平準三

書太史公得

意之作

王維楨曰讀

封禪書乃見

太史公手筆

茅坤曰封禪

本幻而秦皇

漢武以幻終

其志

按以書直

書其事而

其生自見

有報意无

封禪書第六

史記二十八

正義曰泰山上築土為壇以祭天報天之功故曰封秦山下小山上除地報地之功故曰禪言禪者神之也白虎通云或曰封者金銀繩或曰古泥金繩封之印璽也五經通義云易姓而王致太平必封泰山禪梁父荷天命以為王使理羣生告太平於天報羣臣之功。唐順之曰封禪平準以年分叙河渠以事類叙。

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蓋有無其應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見而不臻乎泰山者也雖受命而功不至至梁父矣而德

不洽洽矣而日有不暇給是以即事用希楊慎曰篇端起語二節一正說一反說此篇之綱要也傳曰三年不為禮禮必廢三年不為樂樂必壞每

世之隆則封禪答焉及衰而息厥曠遠者千有餘載近者數百載故其儀闕然堙滅其詳不可得而記聞云尚書曰舜在璇璣

玉衡以齊七政遂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山川徧羣神輯五瑞

字云鳥矣
字皆極有
意
按白虎通
云東方為
代宗者言
萬物更相
代于東方
也南方為
霍山者霍
之為言護
也太陽用
事護養方
物也西方
為華山華
之為言穆
也言高穆
成熱可得
獲也北方
為恒者常
也萬物伏
藏于北方
有常也中
央為嵩山
言其後大
之也
按書中多
用皆字如

擇吉月日見四岳諸牧還瑞徐廣曰還一作班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
宗岱宗泰山也柴望秩于山川遂覲東后按此言巡狩以東后
者諸侯也合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脩五禮五玉三帛二牲一
死贄五月巡狩至南岳南岳衡山也八月巡狩至西岳西岳華
山也十一月巡狩至北岳北岳恒山也皆如岱宗之禮中岳嵩
高也五載一巡狩禹遵之後十四世至帝孔甲淫德好神神瀆
二龍去之楊慎曰帝孔甲等皆不受命不睹符瑞而不臻秦其
後三世湯伐桀欲遷夏社不可作夏社後八世至帝太戊有桑
穀生於庭一幕大拱懼伊陟徐廣曰陟古作勃曰妖不勝德太戊修德
祭穀死伊陟贊巫咸巫咸之興自此始索隱曰尚書伊陟贊于
巫咸臣名今此云巫咸之興起自此始則以巫咸為巫覡然楚
詞亦以巫咸主神蓋太史以巫咸是殷臣以巫咸接神事太戊使

字各字俱
省文中
按白虎通
云三載一
閏天道少
循五載再
閏天道太
陶故五載
一巡狩
按大禹歷
事山川有
太史公止
括之以一
言曰禹遵
之短長各
有其度類
如也
田汝成曰始
末嘗二句與
功臣表始末
嘗不款固其
根本二句句
法同
按說苑云
五岳何以
視三公能
大布雲雨

讓桑穀之災所以伊陟贊巫咸故云巫咸之興自此始也後十四世帝武丁得傳說為相
復興馬稱高宗有雉徐廣曰一作鵠登鼎耳雉武丁懼祖已曰修德武
丁從之位以永寧按此言機祥以後五世帝武乙慢神而震死
後三世帝紂淫亂武王伐之由此觀之始末嘗不肅祗後稍怠
慢也楊慎曰此雖主封禪其間兼言事神等事故又以始末嘗
括其中篇終贊語又兼封禪神鬼等事而總括之關鍵甚妙周官曰冬至祀天於南郊迎
長日之至夏日至祭地祇皆用樂舞而神乃可得而禮也天子
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其疆內名
山大川四瀆五河淮濟也天子曰明堂辟雍諸侯曰泮宮張晏
度半於天子之辟雍索隱曰服虔云天子水匝為辟雍諸周
侯水不匝至半為泮宮禮統又云半有水而半有宮是也
公既相成王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鄭

馬能大歛
雲物鳥施
德博大故
視三公四
瀆何以視
諸侯能蕩
滌垢濁焉
能通百川
馬能出雲
千里焉為
施甚大故
視諸侯也
按辟雍者
辟象璧雍
圍之水以
象教化流
行泮之為
言泮也制
度半于天
子之辟雍
也
按國語云
烈山氏之
有天下也
其子曰杜
能植百谷
百畝夏之
與此周矣

曰上帝者天之别名也神無
二主故異其處避后稷也
自禹興而脩社祀后稷稼穡故有
稷祠郊社所從來尚矣自周克殷後十四世世益衰禮樂廢諸
侯恣行而幽王為犬戎所敗徐廣曰犬一作猷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
戎救周始列為諸侯正義曰秦襄公周平王元年封也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
以為主少皞之神作西時祠白帝按此作壇時之始其牲用駟駒黃牛
羝羊各一云索隱曰毛詩傳云赤馬黑鬣曰駟也其後十六年秦文公東獵
汧渭之間卜居之而吉文公夢黃虵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鄜
衍李奇曰鄜音乎山阪曰衍索隱曰鄜地名後文公問史敦
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鄜時用三牲郊祭白帝焉
自未作鄜時也而雍旁故有吳陽武時雍東有好時皆廢無祠
或曰自古以雍州積高神明之隩故立時郊上帝諸神祠皆聚

繼之故祀
以為穆共
立氏之伯
九有也其
子曰后土
能子九土
故祀少為
皆

云蓋黃帝時嘗用事雖晚周亦郊焉其語不經見搢紳者不道
李奇曰搢紳也插笏於紳紳大帶○索隱曰姚氏云搢當作縉
鄭眾註周禮云搢讀曰薦則薦亦是進退而置於紳帶之間故
史記亦多作鄜時後九年文公獲若石云于陳倉北阪城祠之
作薦字也

按後雅漢
書作漢焉
通古云言
東室若來
而有聲則
野雞皆鳴
以應走也

蘇林曰黃如石也○正義曰三秦記云太白山西有陳倉山山
有石雞與山雞不別趙高繞山山雞飛去而石雞不去晨鳴山
頭聲聞三里或言是正雞括地志云陳倉山在岐州陳倉縣南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來也
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南來集于祠城則若雄雞其聲殷云
野雞夜雉如淳曰野雞雉也呂后名以一牢祠命曰陳寶璣曰陳倉
縣有寶夫人祠或一歲二歲與葉君合葉神來時天為之殷殷
雷鳴雉為雉在長安正西五百里韋昭曰在陳倉縣寶而祠之
故曰作鄜時後七十八年秦德公既立卜居雍後子孫飲馬於

祠維騏曰伏
者儀耶氣使
退伏曰註詞

河遂都雍雍之諸祠自此興用三百牢於鄜時索隱曰百當為
吳牲尚白三作伏祠索隱曰漢舊儀云伏者萬鬼行故閉晝日
百牢蓋字誤不干求也東觀漢記和帝初令伏閉晝日

之之伏誤矣
秦紀謂初伏
者伏之祠始
自秦也

按月令季
春際養以
畢春氣春
者生成之
氣穰邪氣
則生成之
氣完也

又按今正
月以白大
血顛門戶
辟除不祥
取法于此

按考要云
白虎通云
云云作澤
釋言三阜
禪子禪也

之山明已
成功而去
有德者居
之禪也者
无旁之意
也五帝禪
于亭上者

制度審誤
德著明也
三王禪于
深父之山
者深信也
市者輔也
輔天地之
道而行之
也封禪者
自遠古而
盛于黃帝
之世黃帝
本紀云乃
同和而鬼
神山川封
禪焉為多
焉

是磔狗邑四門以禦蠱菑索隱曰案樂彥云左傳血蟲為蠱臬

也註云磔穰也厲鬼亦為蠱將德公立二年卒其後六年秦宣公

作密時於渭南祭青帝其後十四年秦繆公立病卧五日不寤

寤乃言夢見上帝上帝命繆公平晉亂史書而記藏之府而後

世皆曰秦繆公上天秦繆公即位九年齊桓公既霸會諸侯於

葵丘而欲封禪唐順之曰以年月管仲曰索隱曰今管子古者

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懷

氏服虔曰古之王者封泰山禪云云李奇曰云云山在梁父東

山在兗州博城縣西南○楊慎曰無處義封泰山禪云云神農

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索隱曰鄧展云神農後子

黃帝封泰山禪亭亭徐廣曰在鉅平○正義曰括地志云顯項封

泰山禪云云帝倍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

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索隱曰晉灼云本名茅山吳越春秋

會稽亦曰苗山也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應

灼曰山名在博縣晉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按此所謂睹符瑞桓公

曰寡人北伐山戎索隱曰服虔云過孤竹正義曰括地志云孤

縣南西伐大夏涉流沙東馬懸車上卑耳之山韋昭曰將上山纏

也卑耳即齊語所謂辟耳索隱曰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

望江漢索隱曰荆州記順陽益陽二縣東北有熊耳山東西各

弘農熊耳非也兵車之會三索隱曰案左傳謂魯莊十三年會北杏平

城是而乘車之會六索隱曰案左氏謂莊十四年會于鄆十五

八年盟于洮九年會葵丘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諸侯莫違我昔三代受命亦

王維慎曰夷
晉所以佐伯
者有推設也

楊慎曰管仲
之言是謂不
其應而事焉
則不可也應
前
茅坤曰漫入
繆公一段豈
以繆公前嘗
上天之言

抄梁父太
止旁山名

何以異乎。於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
封禪。鄒上之黍。北里之禾。應劭曰鄒上山也。鄒音腫。蘇林曰鄒
上北里皆地名。○索隱曰韋昭云設
以不可物所以為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謂靈茅。孟康曰所所以為藉也。
東海致比目之魚。韋昭曰各有一目不比不行其名曰鱮。○索
隱曰鱮音荅。郭璞云如牛脾身薄細鱗紫黑
色。一眼兩片合乃得行。今西海致比翼之鳥。韋昭曰各有一翼
不比不飛其名曰鶡
鷓。鷓鷀。○索隱曰山海經云崇丘之山有
鳥狀如鳧一翼一目相得乃飛名曰鸞。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
者。十有五焉。今鳳凰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鴟梟
數至。而欲封禪。毋乃不可乎。於是桓公乃止。是歲秦繆公內晉
君夷吾。其後三置晉國之君。平其亂。繆公立三十九年而卒。其
後百有餘年。而孔子論述六藝。傳略言易姓而王。封泰山禪乎
梁父者。七十餘王矣。其俎豆之禮不章。蓋難言之。或問禘之說

按鄭玄云
狸之言不
來也詩有
射諸侯首
不朝首之
言因以名
篇故其弘
因諸侯不
朝後射狸
首而太史
公什其不
諸侯之不
來也

孔子曰不知知禘之說其於天下也視其掌。詩云紂在位。文王
受命。政不及泰山。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寧而崩。唐順之曰此
功不至至矣而德不洽洽矣而日不暇給爰周德之洽。維成王成王之封禪則近之
矣。及後陪臣執政。季氏旅於泰山。仲尼譏之。是時萇弘以方事
周靈王。諸侯莫朝周。周力少。萇弘乃明鬼神事。設射狸首。狸首
者諸侯之不來者。徐廣曰狸一名不來依物怪欲以致諸侯。諸侯不從而
晉人執殺萇弘。皇覽曰弘家在洛陽東北山上周人之言方怪者自萇弘。按此
方怪之始為武其後百餘年。秦靈公作吳陽上時。祭黃帝。徐廣
帝祀竈張本作下時。祭炎帝。索隱曰吳陽地名蓋在岳之南又
距作密時二後四十八年。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秦始與
武時又作上下時。後四十八年。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秦始與
以祭黃帝炎帝。合十七年而霸王出焉。說見櫟陽
周合合而離。五百歲當復合。合十七年而霸王出焉。周紀櫟陽

柯緝騏曰按周紀根王卒周武東亡秦取九鼎寶器始皇紀帝云還過彭城蕭戒符詞故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沒水求之弗得夫周滅在後二在先社亡而聘沒周成而聘廷其事相反封禪書并存其說蓋傳疑也

雨金秦獻公自以為得金瑞故作畦時櫟陽而祀白帝晉灼曰漢注在

隴西西縣人先祠山下形如種非畦畦各一土封其後百二十

歲而秦滅周徐廣曰去太史儋言時百二十年周之九鼎入于秦或曰宋太丘

社亡爾雅曰古陵太丘索隱曰應劭云亡淪入地非也按亡謂社主亡也而鼎沒于泗水彭城下

其後百一十五年而秦并天下秦始皇既并天下而帝或曰黃

帝得土德黃龍蚺蚺見應劭曰蚺蚺也黃帝土位故地夏得

木德青龍止於郊草木暢茂殷得金德銀自山溢周得火德有

赤鳥之符今秦變周水德之時昔秦文公出獵獲黑龍此其水

德之瑞於是秦更命河曰德水以冬十月為年首按此為改正朔張本

上黑度以六為名音上大呂事統上法服虔曰政即帝位三年

東巡郡縣祠騶嶧山頌秦功業索隱曰騶嶧縣之騶山騶縣本齊國魯穆公政作鄒於是

論後世也

徵從齊魯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乎泰山下諸儒生或議曰古

者封禪為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索隱曰蒲車謂蒲裏車輪也埽地而祭

席用菹稽應劭曰菹禾稊也去其皮以為席如淳曰菹讀曰菹晉灼曰菹菹也言其易遵也

始皇聞此議各乖異難施用由此絀儒生而遂除車道上自秦

山陽至嶺立石頌秦始皇帝德明其得封也從陰道下禪於梁

父其禮頗采太祝之祀雍上帝所用而封藏皆祕之世不得而

記也始皇之上泰山中阪遇暴風雨休於大樹下諸儒生既絀

不得與用於封事之禮開始皇遇風雨則譏之於是始皇遂東

游海上行禮祠名山大川及八神求僊人羨門之屬八神將自

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來作之齊所以為齊以天齊也其祀絕

莫知起時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齊天齊淵水居臨菑南郊山下

茅坤曰不得於諸儒生之說而強為封禪及聞諸儒生之說而轉而偏祠名山大川以及神仙之說封禪者又從封神而重其所之者也

按規書後
行天子至
梁父禮祠
地主之句
則與八神
名當在土
字為句矣

按師古云
言八神姓
牢皆同而
母幣各異
也

抄以下二
度皆以自
及一字相
照應

者索隱曰顧氏案解道處齊記云臨菑城南有天齊泉五泉並

慎日出有異於常言如大之腹臍也小頰云下下謂景下也。楊

山之下當作南郊山下二曰地主祠泰山梁父蓋天好陰祠之必於高

中圓丘云三曰兵主祠蚩尤蚩尤在東平陸監鄉齊之西境也

索隱曰監音闕皇覽曰蚩尤冢在東平郡壽張縣闕鄉城中也四曰陰主祠三山索隱曰顧氏

東萊曲成有參山非海中之三神山也五曰陽主祠之罘正義曰括地志云之罘

六曰月主祠之萊山皆在齊北並勃海七曰日主祠成山成山

十八海韋昭曰成山在東萊。索隱曰案解道處齊記云不夜

絕曲入海也最居齊東北隅以迎日出云八曰四時主祠琅邪

琅邪在齊東方蓋歲之所始皆各用一牢具祠而巫祝所損益

珪幣雜異焉自齊威宣之時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及

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而宋毋忌正伯僑充尚美門

子高韋昭曰皆慕古人名效神仙者。索隱曰樂彥引老子道

人火仙也司馬相如云正伯僑占仙人顧氏按裴秀冀州記云

緞氏仙人廟者昔有王喬捷為武陽人為拍人令於此得仙非

王子喬也充尚無所見美門高者秦始皇使盧生求美明子高是也最後皆燕人索隱曰最後猶

云自宋毋忌至最後凡五人為方僊道形解銷化服虔曰尸解也張晏曰人

今山中有龍骨世人依於鬼神之事騶衍以陰陽主運如淳曰

謂之龍解骨化去也依於鬼神之事騶衍以陰陽主運今其書

有主運五行相次轉用事隨方面為顯於諸侯而燕齊海上之

方士傳其術不能通然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不可勝

數也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

傳在渤海中瓚云世人去人不遠患且至則船風引而去蓋嘗

史記封禪書

按師古云
甘心謂貪
嗜之心不
能已也

為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臨之風輒引去。

終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按太史公論神仙禱祀迂誕之說極意裝點皆寓譏武帝且明

其不然也後段公孫卿之誕亦然及至秦始皇并天下至海上則方士言之不

可勝數。始皇自以為至海上而恐不及矣。使人乃齋童男女入

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風為解。索隱曰顧野王云皆自解說遇風不至也曰未能至

望見之焉。其明年始皇復游海上。至琅邪。過恒山。從上黨歸。後

三年游碣石。考入海方士。服虔曰疑許故考之從上郡歸。後五年始皇南

至湘山。遂登會稽。並海上。冀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藥。不得。還至

沙丘崩。楊慎曰此以上兼言歷代巡祭巫咸郊時方怪九鼎方士神仙等事皆為漢武事張本二世元年

東巡碣石。並海南。歷泰山。至會稽。皆禮祠之。而刻勒始皇所立

石書旁。以章始皇之功德。其秋諸侯畔秦。三年而二世弒死。始

皇封禪之後。十二歲秦亡。諸儒生疾秦焚詩書。誅僂文學。百姓

怨其法。天下畔之。皆譏曰。始皇上泰山。為暴風雨所擊。不得封

禪。此豈所謂無其德而用事者邪。楊慎曰應起句第二語昔三代之君皆

在河洛之間。故嵩高為中岳。而四岳各如其方。四瀆咸在山東。

至秦稱帝。都咸陽。則五岳四瀆皆并在東方。自五帝以至秦。軼

興軼衰。名山大川或在諸侯。或在天子。其禮損益世殊。不可勝

記。及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

也。於是自殺以東。索隱曰殺即嶠山杜預云嶠在弘農澠池縣西南名山五。大川祠二。

曰太室。太室嵩高也。恒山。泰山。會稽。湘山。索隱曰地理志湘山在長沙水曰

濟。曰淮。索隱曰風俗通云濟廟在臨邑淮廟在平氏也秦以脯酒為歲祠。因泮凍。日解

凍。秋涸凍。索隱曰案字林涸竭也音下各反小顏云涸讀與涸同互疑也。楊慎曰涸音互字從冬賽禱

按以下並
封禪也
按峽摠諸
名山大川
及小諸神
祠祀典又
抄收下又
以自及一
字相與應
即字曰名山
天川為表
也為天下表
也三代命祀
位則奠矣故
君有益即祀
无功安備安
者望可以通
乎未能治其
入而故事于
神是誣神也
神誰享之然
則在諸侯者
何如諸侯之
地固天子之
地也

唐順之日叙
得錯結

祠索隱曰賽謂其牲用牛犢各一牢具珪幣各異自華以西名

山七名川四曰華山正義曰皆地志云華山在華州華陰縣南

水過而行河神巨靈手盪脚開而為兩今脚跡在東薄山薄

山者襄山也索隱曰應劭云襄山在潼關北十餘里穆天子傳

殊在今芮城北與中條山岳山岐山徐廣曰武功縣有大壺山

相連是薄襄一山名也岳山岐山又有岳山。索隱曰地埋

志岐山在美吳岳徐廣曰在汧也。按吳即岍山書傳

陽縣西北也吳岳岍縣西吳山古文以為岍山即此

山瀆山蜀之汶山也索隱曰黃帝臣大鴻葬雍鴻冢蓋因大鴻

郭璞註云山在汶陽郡水曰河祠臨晉索隱曰韋昭曰臨晉

廣陽縣一名瀆山也水曰河祠臨晉索隱曰韋昭曰臨晉

水利。正義曰魚龍河圖云河伯姓呂公子夫沔祠漢中索隱

人姓馮名夷河伯字也應劭云馮夷乃水仙也沔祠漢中索隱

經云沔水出武都沮縣注云東秋淵祠朝那蘇林曰秋淵在安

南注漢所謂漢水故祠之漢中秋淵祠朝那蘇林曰秋淵在安

里停不流冬夏不增減江水祠蜀索隱曰風俗通云江出岍山

不生草木音將反江水祠蜀索隱曰風俗通云江出岍山

有江水祠蓋漢初祠之於源後祠之於委也廣雅云江神謂之

奇湘江記云帝女也卒為江神華陽國志云蜀守李冰於彭門

關立江神亦春秋泮泗禱賽如東方名山川而牲牛犢牢具珪

幣各異而四大冢鴻岐吳岳皆有嘗禾孟康曰以新穀祭。亦

爾雅云山頂曰冢蓋陳寶節來祠服虔曰陳寶節來也其河加有嘗醪

亦因鴻冢而為號也此皆在雍州之域近天子之都故加車一乘駟駒四漸產正義

縣志

志云灞水古滋水也亦名曰藍谷水即秦嶺水之下流在雍

州藍田縣澧水即荆海猶伽之下流也在雍州萬年縣也長

水澧澧徐廣曰音勞駟案漢書音義曰水名在鄠縣界。索隱

名水經云長水出白鹿原今之涇渭皆非大川以近咸陽盡得

荆溪水是也。按澧水見夏紀涇渭皆非大川以近咸陽盡得

比山川祠而無諸加汧洛正義曰括地志云洛水源出慶州洛

州洛南縣西冢嶺山東北流入河按有二淵正義曰地理志云

二洛水水知祠何者。按汧水見夏紀二淵正義曰地理志云

鳴澤索隱曰服虔云鳴澤在涿郡道縣。正

二川合因名也

蒲山岳嶠先許山之屬為小山川亦皆歲禱賽泃涸祠禮不必

同而雍有日月參辰索隱曰漢書舊儀云祭參辰於池陽谷口夾道在右為壇也南北斗熒惑

太白歲星墳星二十八宿風伯雨師四海九臣晉灼曰自此以下至天淵

三女凡二十四臣索隱曰九臣十四臣諸布諸嚴諸速之屬

百有餘廟索隱曰爾雅祭星曰布或云諸布西亦有數十祠索隱曰

秦之舊都故有祠馬於湖有周天子祠索隱曰地理志於下邳

有天神灋灋有昭明索隱曰案樂彥引河圖天子辟池索隱曰

為璧池即灋池所謂華陰平舒道逢使者持璧以遺灋池君故

曰璧池今案謂天子辟池即周天子辟雍之地故文王都鄴武

王都灋既立靈臺於社亳有三社主之祠索隱曰社是縣案秦

則亦有辟雍耳奔戎遂滅湯社臣瓚以亳為壽星祠索隱曰壽星蓋南極老人

成湯之邑云在濟陰非也壽星祠索隱曰壽星蓋南極老人

萬物始生建於春氣布養各盡其性不罹災夭故壽而雍嘗

廟亦有社主李奇曰杜主故周之右將軍索隱曰地理志杜陵

其在秦中最小鬼之神者各以歲時奉祠唯雍四時上帝為

尊索隱曰案四時據秦舊而言秦襄公始列為諸侯而作西時

而後宣公作畦時祠白帝是為四并高祖增黑帝而五也其光

景動人民唯陳寶故雍四時春以為歲禱因泃凍秋涸凍冬賽

祠五月嘗駒及四仲之月祠若月祠陳寶節來一祠春夏用騂

秋冬用駟時駒四匹木禺龍轡車一駟漢書音義曰禺寄也寄

乃有和鑾之節故取名也木禺車馬一駟各如其帝色黃犢羔

各四珪幣各有數皆生瘞埋無俎豆之具正義曰豆以木為之

其中大夫以上赤雲氣畫諸侯加象飾口足天子玉飾之也三年一郊秦以冬十月為歲首

故常以十月上宿郊見李奇曰宿猶齋戒也通權火張晏曰權火烽火也

按史檢去
和典
交約言曰叙
奈始終與漢
武一律子長
之意御矣

類稱故謂之權欲令光明遠照通祀所也如淳拜於咸陽之旁
曰權舉也。索隱曰權一音權周禮有司權
而衣上白其用如經祠云。服虔曰西時畦時祠如其故上不親
往諸此祠皆太祝常主以歲時奉祠之。至如他名山川諸鬼及
八神之屬上過則祠去則已郡縣遠方神祠者民各自奉祠不
領於天子之祝官祝官有秘祝即有菑祥輒祝祠移過於下漢
興高祖之徵時嘗殺大蛇有物曰蛇白帝子也而殺者赤帝子
高祖初起禱豐粉榆社。張晏曰粉白榆也社在豐東北或曰粉
榆鄉名高祖里社。楊慎曰以高祖比
武王則有天下而德
木洽日不暇給者也狗沛為沛公則祀蚩尤鑿鼓旗遂以十月
至灊上與諸侯平咸陽立為漢王因以十月為年首而色上赤
二年東擊項籍而還入關問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帝
有白青黃赤帝之祠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

其說於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

曰北時有司進祠上不親往悉召故秦祝官復置太祝太宰如

其故儀禮因令縣為公社。李奇曰猶官社下詔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

上帝之祭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以其時禮祠之如故。徐廣曰

紀曰二年六月令祠官祀天後四歲天下已定詔御史令豐謹

治粉榆社常以四時春以羊彘祠之令祝官立蚩尤之祠於長

安長安置祠祝官女巫巫其梁巫祝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堂上之

屬。索隱曰禮樂志有安世房中歌皆謂晉巫祠五帝東君雲中

司命巫社巫族人先炊之屬。索隱曰廣雅云東君日也王逸註

藏易也周禮以燠燎祠司命鄭衆云司命文秦巫祠社主巫保

族壘之屬。索隱曰社主即上文三社之主荆巫祠堂下巫先司

命施糜之屬

應劭曰先人所在之國及有靈施化民人又貴悉者也范氏世祀於晉故祝祠有晉巫范會支庶留秦為劉氏故

有秦巫劉氏隨魏都大梁故有梁巫後徙豐豐屬荆故有荆巫

○索隱曰巫先謂古巫之先有靈者蓋巫九天巫祠九天索隱曰

武本紀云立九天廟於甘泉三輔故事云胡巫事九天於神明

北幽天西方皓天西南朱天南方炎天東南陽天是為九天也

六郭天七咸天八皆以歲時祠宮中其河巫祠河於臨晉而南

山巫祠南山秦中者二世皇帝張晏曰子產云匹夫匹婦

各有時月其後二歲或曰周興而邑部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

天下於是高祖制詔御史其令郡國縣立靈星祠常以歲時祠

以牛張晏曰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晨見而祭正義曰

祿厥功夏則龍星見而始零靈者神也於之謂為高祖十年春

茅坤曰詔祝
灌官罷祝可
而因歲後而
增幣不可

有司請令縣常以春三月及時臘祠社稷以羊豕民里社各自

財以祠制曰可其後十八年孝文帝即位即位十二年下詔曰

今祕祝移過于下朕甚不取自今除之始名山大川在諸侯諸

侯祝各自奉祠天子官不領及齊淮南國廢令太祝盡以歲時

致禮如故正義曰齊有泰山是歲制曰朕即位十三年于今賴

宗廟之靈社稷之福方內又安民人靡疾間者比年登朕之不

德何以饗此皆上帝諸神之賜也蓋聞古者饗其德必報其功

欲有增諸神祠有司議增雍五時路車各一乘駕被具按駕被

被馬西時畦時禺車各一乘禺馬四匹駕被具其河湫漢水加

玉各二及諸祠各增廣壇場珪幣俎豆以差加之而祝釐者歸

福于朕百姓不與焉自今祝致敬毋有所祈魯人公孫臣上書

曰始秦得水德。今漢受之，推終始傳，則漢當土德。土德之應，黃龍見。宜改正朔，易服色。色上黃，是時丞相張蒼好律歷，以為漢乃水德之始，故河決金堤。漢書音義曰：在東郡界。其符也。年始冬十月，色外黑內赤。服虔曰：十月陰氣在外，黑與德相應。如公孫臣言非也。罷之後，三歲黃龍見成紀。徐廣曰：在文帝十五年春。文帝乃召公孫臣，拜為博士，與諸生草改歷服色事。其夏，下詔曰：異物之神見于成紀，無害於民歲。以有年，朕祈郊上帝，諸神禮官議無諱，以勞朕。有司皆曰：古者天子夏親郊祠上帝於郊，故曰郊。於是夏四月，文帝始郊見雍五時祠衣皆上赤。其明年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上，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若人冠纓馬，或曰東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也。張晏曰：神明，日也。日出東方，舍謂陽谷，日沒於西，墓謂北谷也。天瑞下。

宜立祠上帝，以合符應。於是作渭陽五帝廟，同宇。帝一殿，面各

五門，各如其帝色。祠所用及儀，亦如雍五時。昭曰：宇謂上廟，下異禮，所謂復廟。

重屋也。瓚曰：一營宇之中，立五廟。夏四月，文帝親拜霸渭之會，以郊見渭陽五

帝。五帝廟南臨渭，北穿蒲池溝水。正義曰：顏師古云：蒲池為權池，而種蒲也。蒲字或作蒲。權

火舉而祠，若光輝然，屬天馬。於是貴平上大夫，賜累千金，而使

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索隱曰：小顏云：刺謂採取之也。劉向七錄云：文帝所造書有本制兵。

制，服制篇刺音七賜反。謀議巡狩封禪事。文帝出長安門，曰：在

霸陵駟案如淳曰：亭名也。正義曰：括地志云：長安門故亭在雍州萬年縣東北苑中，後館陶公主長門園，武帝以為長門宮。

此若見五人於道北，遂因其直北立五帝壇。孟康曰：直，值也。值其立處以作壇。

祠以五牢具。其明年新垣平使人持玉杯，上書闕下，獻之。平言

上曰：闕下有寶玉氣來者，已視之，果有獻玉杯者。刻曰：人主延

神之神也
神之神也
神之神也

壽平又言臣候日再中居頃之日卻復中於是始更以十七年
為元年令天下大酺平言曰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溢通泗臣
望東北汾陰直有金寶氣意周鼎其出乎兆見不迎則不至於
是上使使治廟汾陰南臨河欲祠出周鼎徐廣曰是後三十人
有上書告新垣平所言氣神事皆詐也下平吏治誅夷新垣平
自是之後文帝怠於改正朔服色神明之事而渭陽長門五帝
使祠官領以時致禮不往焉明年匈奴數入邊興兵守禦後歲
少不登楊慎曰以漢文帝比周成王則觀符瑞而德亦洽矣猶
洽而日不至泰山者何是時匈奴數入邊歲少不登豈德猶未
暇給乎數年而孝景即位十六年祠官各以歲時祠如故無
有所興至今天子自此後武帝事諸先今天子初即位尤敬鬼
神之祀元年漢興已六十餘歲矣徐廣曰六十七天下又安措

按公卿用
文字之士
自武帝始

紳之屬索隱曰攝擬也言皆望天子封禪改正度也而上樂備
術招賢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為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南以
朝諸侯草巡狩封禪改歷服色事未就會竇太后治黃老言不
好儒術使人微伺得趙綰等姦利事召案綰臧臧自殺諸所
興為皆廢後六年竇太后崩其明年徵文學之士公孫弘等明
年今上初至雍郊見五時後常三歲一郊索隱曰漢舊儀云元
年祭五時三歲一遍皇帝自行也。楊慎曰武帝封是時上求
禪事神等事蓋睹符瑞見而臻泰山肅祇而過者也
神君舍之上林中蹠氏觀徐廣曰神君者長陵女子以子死見
神於先後宛若孟康曰兄弟妻相謂先後宛若祠之其室民多
往祠平原君往祠徐廣曰武帝外祖母顯案蔡邕曰異姓其後
子孫以尊顯及今上即位則厚禮置祠之內中聞其言不見其

茅坤曰太史
公撰封禪書
而雜引歷代
祠祀志蓋率
于武帝時方
士所稱禱祀
之說實非封
禪本義也
按漢書而
康註宛若
下有字也

何孟春曰李氏族太山六夫借諸侯之禮天子行夫之禮則求不能孔子之誣其容誅手而當時廷臣不能一言誤其罪也

八云是時李少君亦以祠竈穀道却老方見上李奇曰食穀導引。索隱曰如

淳云祠竈可以致福按禮竈者老婦之祭盛於盆尊於瓶說上

文周禮以竈祠祝融淮南子炎帝作火官死為今之竈神

尊之少君者故深澤侯舍人索隱曰案表深澤侯補將夜以高

豐無後主方如淳曰主方藥匿其年及其生長常自謂七十能使物却

老如淳曰物藥物也其游以方徧諸侯無妻子人聞其能使物

及不死更饋遺之常餘金錢衣食人皆以為不治生業而饒給

又不知其何所人愈信爭事之少君資好方善為巧發奇中如

日時時發言嘗從武安侯飲索隱曰田蚡也坐中有九十餘老人少君

乃言與其大父游射處老人為兒時從其大父識其處一坐盡

驚少君見上上有故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

於柏寢索隱曰韓子云齊景公與晏子遊已而案其刻果齊桓

公器一宮盡駭以為少君神數百歲人也少君言上曰祠竈則

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為黃金黃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益

壽而海中蓬萊僊者乃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臣

嘗游海上見安期生安期生食巨棗大如瓜索隱曰巨棗安期

生僊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於是天子始親祠竈遣

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砂諸藥齊為黃金矣

索隱曰齊音居久之李少君病死天子以為化去不死而使黃

錘史寬舒受其方漢書音義曰二人皆方士求蓬萊安期生莫能得而海上

燕齊怪迂之方士多更來言神事矣毫人謬忌紀作薄奏祠太

一方曰天神貴者太一索隱曰樂汁微圖曰天宮紫微北極天

名春秋佐助期曰紫宮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

善六分曰言一坐盡驚駭言一宮盡駭太史亦作對語耶茅坤曰至是始以封禪為不死之術

按海上燕齊句與前周人言方術句相應

楊慎曰以三
受其事簡明
而各結天子
令祠三句伸
縮倒換妙甚

一東南郊用太牢七日為壇開八通之鬼道索隱曰司馬彪續漢書祭祀志云壇

有八陸通道以為門又三輔黃圖曰於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上帝壇八觚神道八通廣三十步也

長安東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其後人有上書言古者天子三年

壹用太牢祠神三天一地一太一天子許之令太祝領祠之

於忌太一壇上如其方後人復有上書言古者天子常以春解

祠索隱曰謂祠祭祠黃帝用一臬破鏡孟康曰臬鳥名食母破鏡獸名食父黃帝欲絕

其類使百物祠皆用之破鏡冥羊服虔曰用羊祠馬行正義曰

如龜而虎眼或云直用破鏡用羊祠馬行神名

用一青牡馬太一澤徐廣曰澤一作阜山君地長川牛索隱曰太一天

如其方而祠於忌太一壇旁其後天子死有白鹿以其皮為幣

絲賦曰史遷
書後一角獸
蓋麟云蓋之
為言疑之也
夫獸而一角
同麟矣何疑
焉豈求之武
帝而未見所
以致麟者狀
與蓋麟云
與管仲言
麒麟來時
應
按篇中凡
其明年其
後其年共
來年共春
其冬并足
歲作語俱
略不詳

索隱曰按食貨志幣以白鹿皮方尺以發端應造白金馬索隱曰樂

以續以薦聲得以黃金一斤代之以發端應造白金馬索隱曰樂

其明年郊雍獲一角獸若麟然按武紀若鹿然漢書

正明其有司曰陛下肅祇郊祀上帝報享錫以角獸蓋麟云於

是以薦五時時加一牛以燎錫諸侯白金風符應合于天也於

是濟北王以為天子且封禪乃上書獻太山及其旁邑天子以

他縣償之常山王有罪遷天子封其弟於真定以續先王祀而

以常山為郡然後五岳皆在天子之邦其明年齊人少翁以鬼

神方見上正義曰漢武故事云少翁年二百歲色比童子上有所幸王夫人徐廣曰外

之王夫人幸有夫人卒少翁以方蓋夜致王夫人及竈鬼之貌

子封為齊王索隱曰漢書作李夫人卒帝悼之李少翁致其形帝為作賦此云王夫人未詳天子自帷中望見馬

於是乃拜少翁為文成將軍賞賜甚多以客禮禮之文成言曰

上即欲與神通。宮室被服非象神。神物不至。乃作畫雲氣車。及

各以勝日駕車。辟惡鬼。索隱曰：樂彥云：畫以勝日者，謂畫青車。

畫白車以庚辛，畫黃車以戊己，將有水事則乘黃車。故云：駕車辟惡鬼也。又作甘泉宮中為臺室。畫

天地太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

至。乃為帛書以飯牛。佯不知。言曰：此牛腹中有竒。殺視得書。書

言甚怪。天子識其手書。問其人。果是偽書。於是誅文成將軍。正義

曰：漢武故事云：文成誅月餘。使者籍貨適逢於漕。隱之。其後則

又作栢梁銅柱。徐廣曰：元鼎二年時。承露仙人掌之屬矣。索隱曰：三輔故

火用香栢為殿梁。香間十里。中建章宮。承露盤高三十丈。丈七

圍以銅為之。有仙人掌承露。和玉屑飲之。故張衡賦曰：立修莖

之。仙掌承雲表。文成死。明年天子病。龍湖其。晉灼曰：在湖縣。云：龍湖宮。巫醫無所不致。不愈。游水發根。水姓發根名蓋。或因

水為言上郡有巫病。而鬼神下之。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使人

問神君。按此又神君。言曰：天子無憂病。病少愈。彊與我會。甘泉

於是病愈。遂起幸甘泉。病良已。大赦。置酒壽宮神君。贊曰：奉神

按紀無酒。字為當。壽宮神君最貴者。太一。其佐曰大禁。司命之屬。皆從

之。弗可得見。聞其言。言與人音等。時去時來。來則風肅然。按肅

容最居室帷中。時晝言。然常以夜。天子祓。然後入。因巫為主人。

關飲食。所以言行下。按武紀作所欲者。言行下。謂神所欲言。上輒為下之。又置壽宮北宮。

張羽旗。設供具。以禮神君。神君所言。上使人受書。其言命之曰

書法。漢書音義曰：或云策書之法也。其所語世俗之所知也。無絕殊者。而天子

心獨喜。其事祕。世莫知也。其後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

宜。以一二數。正義曰：孝景以前即位。以一二數。年武帝初有年號。一元曰建。二元以長星

王維頓曰以
漢武上雄而
昏迷至其共
病根抱只負
為若海故曰
人主之心不
可有所蔽上
則會之面書
矣

按漢書云天子幸東汾陽天子幸東汾陽天子幸東汾陽

日光三元以郊得一角獸曰狝云其明年冬天子郊雍議曰今

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祀則禮不答也有司與太史公索隱曰按虞喜

志林云古者主天官皆上公自周至漢其職轉卑然朝會坐位

猶居公上尊天之道其官屬仍以舊名尊而稱公公名當起於

此故如淳云太史公位在丞相上天下郡祠官寬舒議天地牲

角鬻粟今陛下親祠后土后土宜於澤中圓丘為五壇壇一黃

犢太牢具已祠盡瘞而從祠衣上黃於是天子遂東始立后土

祠汾陰睢丘駟案蘇林曰睢音誰如淳曰河之東岸特堆壙長四五里廣二里餘高十餘丈汾陰縣在睢之上后

子遂至滎陽而還過維陽下詔曰三代邈絕遠矣難存其以三

十里地封周後為周子南君以奉其先祀焉是歲天子始巡郡

縣浸尋於泰山矣索隱曰浸尋其春樂成侯

茅坤曰按周
實記云到支
國貢馬用石
如馬肝春以
和九轉之丹
用拭髮白者
皆黑帝坐祥
臣于日象有
白髮行賜拭
皆黑帝人李
少翁以神仙
感帝乃以
馬肝石賜少
翁少翁死即
文成也今人
見景帝有食
肉不食馬肝
未為不知味
之語遂謂文
成食馬之肝
而死非也

樂成上書言樂大樂大膠東宮人服虔曰故嘗與文成將軍同

師已而為膠東王尚方而樂成侯姊為康王后索隱曰康王名寄無子

康王死他姬子立為王而康后有淫行與王不相中索隱曰得

也相危以法康后聞文成已死而欲自媚於上乃遣樂大因樂

成侯求見言方天子既誅文成後悔其蚤死惜其方不盡及見

樂大大說大為人長美言多方畧而敢為大言處之不疑大言

曰臣嘗往來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顧以臣為賤不信臣又以

為康王諸侯耳不足與方臣數言康王康王又不用臣臣之師

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僊人可致也然臣恐

效文成則方士皆奄口惡敢言方哉上曰文成食馬肝死耳索

曰論衡云氣勃而毒盛故食走馬肝殺人董份曰君諱言臣死而托之馬肝臣欲要君而妄希親屬武帝非不英明而一為

榜曰斤字
斥也音拓言
和車馬等以
不其家

方溺則愚闇如子誠能修其方我何愛乎大曰臣師非有求人
此其不亡幸也
人者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令有親屬以客禮待之
勿卑使各佩其信印乃可使通言於神人神人尚肯邪不邪致
尊其使然後可致也於是上使驗小方關基基自相觸擊索隱曰願
氏案萬畢術云取雞血雜磨鐵鐵擣和磁石其頭置局上自相抵擊也是時上方憂河決而黃金
不就乃拜大為五利將軍居月餘得四印佩天士將軍地士將
軍大通將軍印制詔御史昔禹疏九江決四瀆聞者河溢臯陸
師古曰臯隄按隄繇築水旁地也不息朕臨天下二十有八年天若遺
朕士而大通馬乾稱蜚龍鴻漸于般朕意庶幾與焉其以二千
戶封地士將軍大為樂通侯準昭曰樂通侯臨淮高平縣賜列侯甲第僮千人
乘輦斥車馬帷幄器物以充其家漢書音義曰有甲乙第次故曰第斥不用也幸昭曰

董份曰因大
言當有親履
遂以衛長公
上妻之昏何
甚也

按人主富
貴極矣所
乘廷者神
仙耳大既
能致神役
鬼寧不為
其所感耶

在服 又以衛長公主妻之索隱曰衛子夫之子曰衛太子女曰
御長公主是衛后長女也非如帝姊
子親如五利之第使者存問供給相屬於道自大主徐廣曰將
相以下皆置酒其家獻遺之於是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將軍
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將軍亦衣羽衣夜立白茅上受
印以示不臣也而佩天道者且為天子道天神也於是五利常
夜祠其家欲以下神神未至而百鬼集矣然頗能使之其後裝
治行東入海求其師云大見數月佩六印索隱曰更加樂通侯
印貴震天下而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搯服虔曰搯手曰搯而
自言有禁方能神僊矣其夏六月中汾陰巫錦為民祠魏睢后
土營旁按汾陰故魏地故曰魏睢見地如鈎狀索隱曰搯也音步滿反視得鼎鼎大

楊慎曰鼎雖
論沒泗水逢
則與起故
山汾陽西出
其也

異於衆鼎。文縷無款識。韋昭曰款刻也。索隱曰識猶表識。怪之言。吏告河東

太守勝。勝以聞。天子使使驗問。巫得鼎。無姦詐。乃以禮祠迎鼎。

至甘泉。從行上薦之。至中山。徐廣曰河渠書曰鑿涇水自中山西。索隱曰此山在馮翊谷口縣

西近九 曠。曠武紀作晏。溫。如淳曰三輔謂日出清濟為

晏山 兩口出稍晏。則晴。有黃雲蓋馬。有麋過。上自射之。因以祭云。徐

霽故云晴為晏 曰上言從行上薦。至長安。公卿大夫皆議請尊寶鼎。天子曰。問

者河溢。歲數不登。故巡祭后土。祈為百姓育穀。今歲豐庶。未報

鼎。曷為出哉。有司皆曰。聞昔秦帝興神鼎。索隱曰孔文祥一

者壹統天地萬物所繫終也。黃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

牧之金。鑄九鼎。皆嘗亨。商常以享牲牛而祭。祀上帝鬼神。遭

聖則興。鼎遷于夏商。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淪沒。伏而不見。頌

云。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鼯鼎及鼯。韋昭曰爾雅云鼯絕大 不吳。

不驚。胡考之休。索隱曰毛詩傳云吳諱也。姚氏按何承天 今鼎

至甘泉。光閏龍變。承休無疆。合茲中山。有黃白雲降。蓋若獸為

符。服虔曰雲若 路弓乘矢。集獲壇下。報祀大亨。徐廣曰一云唯

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鼎宜見於祖。禰藏于帝廷。以

合明應。制曰。可。入海求蓬萊者。言蓬萊不遠。而不能至者。殆不

見其氣。上乃遣望氣佐。候其氣云。其秋。上幸雍。且郊。或曰。五帝

太一之佐也。宜立太一。而上親郊之。上疑未定。齊人公孫卿曰。

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與黃帝時等。卿有禮書曰。黃

帝得寶鼎。宛胸問於鬼史區。索隱曰黃帝佐也。藝文志作鬼容區 鬼史區對曰。黃

帝得寶鼎。神策是歲巳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於是

暫明而條晦
群臣亦与行
非焉
楊慎曰祠太
廟便曰放
薄忘曰放
忠則便曰如
其方而文即
應前矣
許應元曰祠
壇禮祀物
叔得整素

郊雍至隴西西登崆峒幸甘泉令祠官寬舒等具太一祠壇祠

壇放薄忌太一壇壇三垓徐廣曰階次也駟案李五帝壇環居

其下各如其方黃帝西南除八通鬼道太一其所用如雍一時

物而加醴棗醕之屬殺一狸牛以為俎豆牢具而五帝獨有俎

豆醴進索隱曰師古云具其下四方地為醢食正義曰劉伯莊

神祭座相連綴也羣臣從者及北斗云按羣臣武紀巳祠胙餘皆燎之

其牛色白鹿居其中彘在鹿中水而泊之徐廣曰泊一作酒灌

○正義曰以太羹和祭物燎之祭日以牛祭月以羊彘特索隱

五帝各如其色日赤月白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昧爽天子始

郊拜太一朝朝日夕夕月應劭曰天子春朔日秋夕月積曰漢

揖日其夕西向揖月便則揖而見太一如雍郊禮其贊饗曰天

始以寶鼎神策授皇帝朔而又朔終而復始皇帝敬拜見焉而

衣上黃其祠列火滿壇壇旁亨炊具有司云祠上有光焉公卿

言皇帝始郊見太一雲陽有司奉瑄玉孟康曰璧大嘉牲薦饗

是夜有美光及晝黃氣上屬天太史公祠官寬舒等曰神靈之

休佑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立大時壇以明應令太祝領秋及

臘間祠三歲天子一郊見其秋為伐南越告禱太一以牡荆畫

幡日月北斗登龍韋昭曰牡剛也以牡荆為柄○按交龍為以

象天一三星為太一鋒徐廣曰天官書曰天三星曰天一翺案晉灼曰畫

一星在後二星在前命曰靈旗為兵禱則太史奉以指所伐國而

五利將軍得不敢入海之泰山祠上使人隨驗實毋所見五利

許應元曰叙
行禮替字文
簡古

史記封禪書

許應元曰非
有求人主等
語即七利所
以歸帝者

按考要云
空侯亦曰
空侯侯倍
通漢武帝
同宗人侯
訓依琴作

此七之類
言其亦七
應節奏也
詩云坎七
我鼓是也
出震曰方十
之說惟以黃
帝乘龍上天
為誇武帝巡
行親至中帝
冢而祭之方
士尚何辭而
從者復道其
冕為華衣冠
主爵臣諫一
至以甚悲夫
按問語云
天子神稀
之事必自
射其牲請
臨其儀
數歲不就
厥後武帝
自制儀法
令侍中儒
者皮弁行
紳射牛行
事蓋細見

妄言見其師其方盡多不讎索隱曰鄭德云相應為讎上乃誅五利其冬公

孫卿候神河南言見僊人跡緱氏城上有物如雉往來城上天

子親幸緱氏城視跡問卿得毋效文成五利乎卿曰僊者非有

求人主人主者求之其道非少寬假神不來言神事事如迂誕

積以歲乃可致也於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宮觀名山神祠所以

望幸也其春既滅南越上有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見上善之下

公卿議曰民間祠尚有鼓舞樂今郊祠而無樂豈稱乎公卿曰

古者祠天地皆有樂而神祇可得而禮或曰太帝使素女索隱曰亦

謂太鼓五十絃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為二十五絃於是賽

南越禱祠太一后土始用樂舞益召歌兒作二十五弦徐廣及

空侯徐廣曰應劭云武帝令琴瑟自此起其來年冬上議曰古

者先振兵釋旅然後封禪乃遂北巡朔方勒兵十餘萬還祭黃

帝冢橋山釋兵須如徐廣曰須一作上曰吾聞黃帝不死今有

冢何也或對曰黃帝已僊上天羣臣葬其衣冠既至甘泉為且

用事泰山先類祠太一自得寶鼎上與公卿諸生議封禪封禪

用希曠絕莫知其儀禮而羣儒采封禪尚書周官王制之望祀

射牛事墳曰射牛示親殺也齊人丁公年九十餘曰封禪者合不死之名

也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即無風雨遂上封矣上

於是乃令諸儒習射牛草封禪儀數年至且行天子既聞公孫

卿及方士之言黃帝以上封禪皆致怪物與神通欲放黃帝以

上接神僊人蓬萊士高世比德於九皇而頗采儒術以文之羣

儒既已不能辨明封禪事又牽拘於詩書古文而不能騁上為

寬天子建
極之論焉
按上制句
與如星經
儒生傳上
相應

按與又繼
入求仙事

按宿首秀
留音溜宿
留音溜宿
留音溜宿
留音溜宿

封禪祠器示羣儒羣儒或曰不與古同徐偃又曰太常諸生行
禮不如魯善周霸屬圖封禪事服虔曰屬會也於是上紬偃霸
而盡罷諸儒不用三月遂東幸緱氏禮登中岳太室韋昭曰崑崙
高山有太
室少室山山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云問上上不言問下
下不言於是以前三百戶封太室奉祀命曰崇高邑東上泰山泰
山之草木葉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巔上遂東巡海上行
禮祠八神齊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萬數然無驗者乃益
發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數千人求蓬萊神人公孫卿持節常先
行候名山至東萊言夜見大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見其跡甚
大類禽獸云羣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狗言吾欲見巨公已忽不
見上即見大跡未信及羣臣有言老父則大以為僊人也宿留

按與一茅
三脊之管
仲言一茅
三脊相應

海上予方士傳車及間使求僊人以千數四月還至奉高十八
諸儒及方士言封禪人人殊不經難施行天子至梁父禮祠地
主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薦紳射牛行事封泰山下東方如郊
祠太一之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祕禮畢
天子獨與侍中奉車子侯韋昭曰子侯
霍去病子上泰山亦有封其事皆
禁明日下陰道丙辰禪泰山下趾東北肅然山如祭后土禮天
子皆親拜見衣上黃而盡用樂馬江淮間一茅三脊為神藉五
色土益雜封縱遠方奇獸蜚禽及白雉諸物頗以加禮兕牛犀
象之屬不用皆至泰山祭后土按此三字武
紀作然後去封禪祠其夜若有
光晝有白雲起封中天子從禪還坐明堂羣臣更上壽於是制
詔御史朕以耿耿之身承至尊兢兢焉懼不任維德菲薄不明

按史又錄
入求仙事

按此凡選
句均始
與二神
山句相應

于禮樂脩祠太一。若有象景光，屑如有望，震於怪物，欲止不敢。遂登封泰山，至于梁父，而後禪。肅然自新，嘉與士大夫更始，賜民百戶，牛一，酒十石，加年八十，孤寡布帛二匹，復博奉高蛇。音移丘歷城，無出今年租稅。其大赦天下，如乙卯赦令。行所過，毋有復作。事在二年前，皆勿聽治。又下詔曰：古者天子五載一巡狩，用事泰山，諸侯有朝宿地。其令諸侯各治邸，泰山下。天子既已封泰山，無風雨災，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乃復東至海上，望蓬萊，於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索隱曰：新論云：武帝出璽印，石財有朕兆。子侯則沒印，帝畏惡，故殺之。風俗通亦云：然顧亂案武帝集，帝與子侯家語云：道士皆言子侯得仙，不足悲此說。是也。董份曰：武帝封泰山求神仙，專從子侯上封處，而侯則死矣。故特著之。見神仙不足恃也。上乃遂去，並海上，北至碣石，巡自遼西，歷北邊，至九原，五

按史又錄
入求仙事

月，反至甘泉，有司言寶鼎出，為元鼎。以今年為元封元年。其秋有星孛于東井，後十餘日有星孛于三能。韋昭曰：東井，秦分後衛太子亂三能二公後連坐誅。望氣王朔言侯獨見旗星出如瓜，食頃復入焉。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索隱曰：旗星，漢書作填星。其來年冬，郊雍五帝，還拜祝祠太一。贊饗曰：德星昭衍，厥維休祥。壽星仍出，淵耀光明。信星昭見，皇帝敬拜，太祝之享。其春，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云欲見天子。天子於是幸緱氏城，拜卿為中大夫，遂至東萊，宿留之數日。索隱曰：宿留，音秀溜，依字通。無所見，見大人跡云。復遣方士求神怪采芝藥，以千數。是歲旱，於是天子既出，無名，乃禱萬甲沙。應劭曰：萬里沙，神祠也。在東萊曲城。過祠太山，還至瓠子。服虔曰：瓠子，隄名。蘇林曰：在甄城以南。濮陽以北。自臨塞決河，留二日，沈祠而去。使二卿將卒塞決河。

按應劭云武帝時建武越平蓋仲舒數以為言武帝欲驗其道今平諷仲舒作舒朝服南面誦詠淫論不能傷害而巫者忽死按以又雜人求仙事按列子云周穆王乘臺驪月中人之處焉馬相如上林云置酒乎吳天之臺天中最高之名臺有靈柩謂之靈柩衡西京賦

云通天步以疎時徑百常而蓋辨即與通天蓋也按尊廟句與高帝祠及星句相

徙二渠復禹之故跡焉。是時既滅兩越。越人勇之。乃言越人俗鬼武紀俗下。而其祠皆見鬼。數有效。昔東甌王敬鬼。壽百六十歲。後世怠慢。故衰死。乃令越巫立越祝祠。安堂無壇。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雞卜。上信之。越祠雞卜。始用公孫卿曰。僊人可見。而上往常遽。以故不見。今陛下可為觀。如緱城徐廣曰一云如緱氏城。置脯棗。神人宜可致也。且僊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則作蜚廉桂觀。應劭曰。蜚廉神。甘泉則作益延壽觀。索隱曰。小彥以為作益壽延壽二館。漢帝故事云。作延壽觀。高三十丈。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乃作通天臺。臺廣曰。在甘泉。索隱曰。置祠具其下。將招來僊神人之屬。於是止泉。更置前殿。始廣諸宮室。夏有芝生殿房內中。天子為塞河。興通天臺。若見有光云。乃下詔甘泉房中生芝九莖。赦天下。毋有

復作。其明年伐朝鮮。夏旱。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二年。上乃下詔曰。天旱意乾。封乎。其令天下尊祠靈星焉。正義曰。靈星即龍星也。其明年上郊雍。通回中道。徐廣曰。在扶風汧縣。巡之。春至鳴澤。服虔曰。涿郡道。從西河歸。其明年冬。上巡南郡。至江陵。而東登禮濬之天柱山。號曰南岳。浮江自尋陽出。從陽。應劭曰。濬從陽二縣俱屬廬江。過彭蠡。禮其名山。山川北至琅邪。並海上。四月中。至奉高。修封焉。初。天子封泰山。泰山東北趾。古時有明堂。處處險不敞。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圜宮垣。為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命曰昆侖。天子從之。敬以拜祠上帝焉。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帶圖。及五年。脩封則祠太一五帝於明堂上。坐。令高

吳寬曰太物
曆始復夏正
蓋太史公之
力能漢武帝
舊章敬拜太
一則國用方
士語耳
按史又緣
入求仙事

份曰早晚
帝乾封火

則黃帝靈臺
火之言如黃
信矣
楊循吉日術
士每以黃帝
作證何其誠
聖耶

抄漢改曆
句與秦改
曆朔句相
應

凌約言曰正
月為歲首行
夏之時也故
筆曰漢改曆
予之也辭亦
漢矣
柯維騏曰漢
武弊中國以
事四夷至于
日說計勞矣
厥後雖得志
于大宛而不
免損威于匈

皇帝祠坐對之祠后土於下房以二十太牢天子從昆侖道入
始拜明堂如郊禮禮畢燎堂下而上又上泰山自有祕祠其巔
而泰山下祠五帝各如其方黃帝并赤帝而有司侍祠焉山上
舉火下悉應之其後二歲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推曆者以本
統天子親至泰山以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祠上帝明堂毋
脩封禪徐廣曰常五年一脩耳今其贊饗曰天增授皇帝太元
神策周而復始皇帝敬拜太一東至海上考公海及方士求神
者莫驗然益遣冀遇之十一月乙酉柏梁裁十二月甲午朔上
親禪高里伏儼曰山名祠后土臨勃海將以望祀蓬萊之屬冀
至殊廷馬上還以柏梁裁故朝受計甘泉正義曰顧胤云以
孫卿曰黃帝就青靈臺十二日燒黃帝乃治明廷明廷甘泉也

萬士多言古帝王有都甘泉者其後天子又朝諸侯甘泉甘泉
作諸侯邸勇之乃曰越俗有火裁復起屋必以太用勝服之於
是作建章宮度為千門萬戶前殿度高未央其東則鳳闕高二
十餘丈其西則唐中數十里虎圈其北治大池漸臺高二十餘
丈命曰太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山龜魚之
屬其南有玉堂璧門大鳥之屬乃立神明臺并幹樓度五十丈
輦道相屬焉索隱曰并幹臺積木為樓言夏漢改曆以正月為
歲首而色上黃官名更印章以五字張晏曰漢據土德土為太
初元年是歲西伐大宛蝗大起丁夫人雒陽虞初等以方祠詛
匈奴大宛馬蘇軾曰漢武帝惡巫蠱如仇蓋夫婦君臣父子之
祠詛匈奴大宛已且為巫蠱其明年有司上言雍五時無牢熟具
蠱何以責其下此最可笑

奴詛果何損
按獨五月
嘗馳武紀
作五帝用
駒為賞

按封臣武
紀作封臣
以又掩叙而
斷之叙微婉
明斷意微婉
王維慎曰予
諸封禪書教
過中維定愛
者製而求仙
遇仙實篇中
主故于每節
隨年分往
者見而文意
抑揚曲折可

按今天子
下與前摠
結始呈事
暗應
交約言曰太
史公作封禪
書其于持詞
百出則應之
以若有符應
之言于求仙
无方則隨之
以終不可得
之言迂之微
文見意往也
如以而武帝
之无道無也
矣
王維慎曰未
繳云終无有
驗又云无有
效天子亦急
厭而犹或與
遇其真邪說
之惑人如以
夫

芬芳不備乃令祠官進時犢牢具色食所勝。而以木禺馬代駒。馬獨五月嘗駒行親郊用駒。及諸名山川用駒者悉以木禺馬代行。過乃用駒他禮如故。其明年東巡海上。考神僊之屬。未有驗者。方士有言黃帝時為五城十二樓。以候神人於執期。命曰迎年。上許作之。如方。命曰明年。上親禮祠上帝馬。公玉帶曰黃帝時。雖封泰山。然風后封臣。武紀作封臣。應劭曰黃帝師。岐伯令黃帝封東泰山。禪凡。徐廣曰一作九。山合符。然後不死馬。天子既令設祠具。至東泰山。泰山卑小。董份曰泰山上當有東字。不稱其聲。乃令祠官禮之。而不封禪焉。其後令帶奉祠候神物。夏遂還泰山。脩五年之禮如前。而加以禪祠石閭。石閭者在泰山下陞南方。方士多言此僊人之閭也。故上親禪焉。其後五年復至泰山。脩封還。過祭恒山。今天

子所興祠。揚慎曰此下總括武帝封禪事。神求仙之事。而大后土。三年親郊祠。建漢家封禪。五年一脩封。薄忌太一。及三。冥羊馬行。赤星。五寬舒之祠。官以歲時致禮。素隱曰郊神志云。土為五壇。故謂之五寬舒。祠官也。又曰即上太一等。凡六祠皆五神也。董份曰寬舒建祠五。而云五寬舒之祠。奇。凡六祠皆太祝領之。至如八神。諸明年。按諸字是統括字。舉明年。凡山以統其餘也。明年即前命曰明年者。凡山他名祠。行過則祠。行去則已。方士所興祠。各自主。其人終則已。祠官不主。他祠皆如其故。今上封禪。其後十二歲而還。徧於五岳四瀆矣。而方士之候祠神人。入海求蓬萊。終無有驗。而公孫卿之候神者。猶以大人之跡為解。無有效。天子益急厭方士之怪迂語矣。然羈縻不絕。冀遇其真。自此之後。方士言神祠者。彌眾。然其效可睹矣。

茅坤曰文錢三千言而前
後血脈貫穿
如一句總屬
一幻字
按白武帝
有求仙之
惑今日用
方士明曰
遺祠官滿
志于懷誕
之說而不
自前故子
長作封禪
書以救其
失其首雖
曰帝王何
崇不封禪
而其贊乃
曰究現方
士詞官之
意子長之
意妙矣

太史公曰。余從巡祭天地諸神。名山川而封禪焉。入壽宮。侍祠神語。究觀方士祠官之意。於是退而論次。自古以來用事於鬼神者。具見其表裏。後有君子。得以覽焉。若至俎豆珪幣之詳。獻酬之禮。則有司存。楊慎曰。贊語又總括一篇之意。巡祭封禪方士祠官。括盡武帝之事。以其皆用事鬼神者。故繼以論次。自古云云。表者其外之儀文也。裏者其內之德也。

索隱述替曰。禮載升中書。稱肆類古今盛典。皇王能事。登封報天降禪。除地我莫騰實。金泥石記。漢承遺緒。斯道不墜。仙閣肅然。揚林勒誌。

河渠書第七

史記二十九

夏書曰。禹抑鴻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行載舟。泥

行蹈毳。按夏紀。山行即橋。徐廣曰。橋近遙反。夏紀作權。權直。轉車也。音已足反。尸子曰。山行乘標。標音

力。追反。又曰。行塗以楯。以別九州。隨山浚川。任土作貢。通九道。

陂九澤。度九山。然河蓄衍。溢害中國也。尤甚。唯是為務。故道河

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下砥柱。及孟津。維汭。至于大邳。於

是禹以為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韋昭曰。湍。悍也。難。以行平地。數為

敗。乃廝二渠。以引其河。漢書音義曰。廝。分也。二渠。其一出貝丘。西南二折者也。其一則漯川。索隱曰。

廝。漢書作灑。史記。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播為九河。同

為逆河。入于渤海。九川既疎。九澤既灑。諸夏艾安。功施于三代。

自是之後。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索隱曰。文穎云。即今官渡水也。蓋為二流。一南經陽

按此書初
言夏禹治
水之源流
次言秦漢
治渠之利
害正以知
歷代水利
之由
茅坤曰。昔河
渠并以天下
名川。文緯經
緯可睹

柯維騏曰。按
詩云。豐水東
注。維禹之績。
劉子云。美哉
禹功。明德遠
矣。微禹。吾其
魚乎。由是言
之。謂之功施
萬世可也。

按言于句
于楚連下
即下文於
吳於齊於
蜀類也

武為官渡水一東經大梁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

于楚西方則通渠漢水雲夢之野東方則通鴻溝江淮之間於

吳則通渠三江五湖韋昭曰五湖湖名耳實一湖今大湖是也於齊則通蓄濟

之間於蜀蜀守冰漢書曰冰姓李鑿離碓古堆字辟沫水之害索隱曰

沫音末按說文云沫水出蜀西南徼外與青衣合東南入海也穿二江成都之中正義曰杜預

江者郫江流江也風俗通云秦昭王使李冰為蜀守開成都縣

兩江既田萬頃神頌取女二人以為婦冰自以為女與神婚徑

至祠勸神酒酒杯澹澹因厲聲責之因忽不見良久有兩蒼牛

鬪於江峯有間輒還流江謂官屬曰吾鬪疲極不當相助耶南

向腰中正白者我綬也主簿刺殺北面者江神也此渠皆可行舟

有餘則用灌浸百姓享其利至于所過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

疇之渠以萬億計然莫足數也西門豹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

河內而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罷之毋令東伐乃使水工鄭國間

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邸瓠口為渠索隱曰小顏云中音仲

是也邸至也瓠口即谷口郊祀志所謂寒門谷口也並北山東注

洛徐廣曰出馮三百餘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覺秦欲殺鄭國鄭

國曰始臣為間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索隱曰滿漁志鄭國曰臣

萬世之功是也秦以為然卒使就渠渠就用注填闕之水溉澤鹵之地

四萬餘頃索隱曰澤一作鳥音昔收皆畝一鐘於是關中為沃野無凶年

秦以富彊卒并諸侯因命曰鄭國渠漢興三十九年孝文時河

決酸棗東潰金隄正義曰括地志云金隄一在名十里隄在白馬縣東於是東郡大興卒

塞之其後四十有餘年今天子元光之中而河決於瓠子東南

注鉅野正義曰括地志云鉅野縣東北大澤是通於淮泗於是天子使汲黯鄭

按師古云
中作謂用
功中道而
串木竟也

郇索隱曰郇音輸韋昭云清河縣也居河北河決而南則郇無水菑邑收多

蚡言於上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為彊塞塞之未必

應天而望氣用數者亦以為然於是天子久之不事復塞也是

時鄭當時為大農言曰異時關東漕粟從渭中上度六月而罷

而漕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並南山下至

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令三月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

得以溉田此損漕省卒而益肥關中之地得穀天子以為然令

齊人水工徐伯表索隱曰舊說徐伯表水工姓名也小顏云表

是名悉發卒徐廣曰一數萬人穿漕渠三歲而通通以漕大便

利其後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頗得以溉田矣其後河東守番係

言漕從山東西索隱曰番音婆又音潘詩小雅云番維司徒番

入關歲百餘萬石更砥柱之限敗亡甚多而亦煩費穿渠引汾

正義曰括地志云汾水源自嵐州靜樂縣北管涔山溉皮氏汾

陰下正義曰括地志云皮氏故城在絳州龍門縣引河溉汾陰

蒲坂下度可得五千頃五千頃故盡河壩常昭曰壩音而緣棄

地民芟牧其中耳索隱曰芟乾草也謂今溉田之度可得穀二

百萬石以上穀從渭上與關中無異而砥柱之東可無復漕天

子以為然發卒數萬人作渠田數歲河移徙渠不利則田者不

能償種久之河東渠田廢予越人令少府以為稍入索隱曰其

人徙居者習水利故與之其後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褒中縣

褒谷在梁州褒城縣北斜水源自褒城縣西北衙嶺山及漕事

下御史大夫張湯湯問其事因言抵蜀從故道正義曰括地志

按師古云越人習于水田又漸至未有業故与之也

按以限字
正與上文
砥柱之限
限字同言
无所阻隔
也蓋難砥
柱多敗亡
首

按詩云女
于善作善
猶多也

本漢故道縣也。故道多阪，回遠。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從南陽上沔入褒，褒之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下渭。如此，漢中之穀可致，山東從沔無限。按無限謂無阻隔也。漢中之穀可致，便於砥柱之漕。且褒斜材木竹箭之饒，擬於巴蜀。天子以為然，拜湯子邛為漢中守，發數萬人作褒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便近，而水湍石不可漕。其後莊熊羆言臨晉正義曰：括地志云：同州本臨晉城也。一名大荔城，亦曰馮翊城。民願穿洛以溉重泉，以東萬餘頃，故鹵地，誠得水，可令畝十石。正義曰：洛活地，志云：重泉，故城。於是為發卒萬餘人穿渠，自微引洛水至商顏下。服虔曰：顏音崖，應劭曰：微在馮翊，或曰商顏山名。岸善崩，乃鑿井，深者四十餘丈，往往為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頽以絕。

按扁來子
云先是帝
封神巡祭
山川，神財
極侈，海內
為之虛耗
及為賦歌

商顏流曰：下東至山嶺十餘里，間井渠之生自此始。穿渠得龍骨。正義曰：括地志云：伏龍祠在同州馮翊縣西北，故老云：漢時自微穿渠引洛，得龍骨，其後立祠，因以伏龍為名。今祠頗有靈驗。故名曰龍首渠。作之十餘歲，渠頗通，猶未得其饒。自河決瓠子後二十餘歲，因以數不登，而梁楚之地尤甚。天子既封禪，巡登山川，其明年旱乾，封少雨。天子乃使汲仁、郭昌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於是天子已用事萬里沙，則還自臨決河，沈白馬，王壁于河，令群臣從官自將軍以下，皆負薪實決河。是時東流郡燒草，以故薪柴少，而下淇園之竹以為楗。如淳曰：樹竹塞水決之口，稍稍布插接樹之水，稍弱，補令密，謂之楗。以天子既臨河決，悼功之不成，乃作歌曰：瓠子決兮將奈何，皓皓旰旰兮閭殫為河。如淳曰：殫，盡也。閭，謂州殫為河兮地不得寧，功無已時兮吾山平。徐廣曰：東郡東

乃閱然有
顛神之意
王世貞曰漢
武誅何奴平
瀟湘越遠野
固不爰通侯
之當而亦重
修其罰大者
抵罪小者奪
爵而所任返
仁輩不以河
故而少貶其
秩乃至親臨
祭令群臣皆
負薪宜决河
功成而歌誅
之蓋其見夫
治河之艱於
治也
按師古云
言不因巡
符制彈而
出則不知
屬外有必
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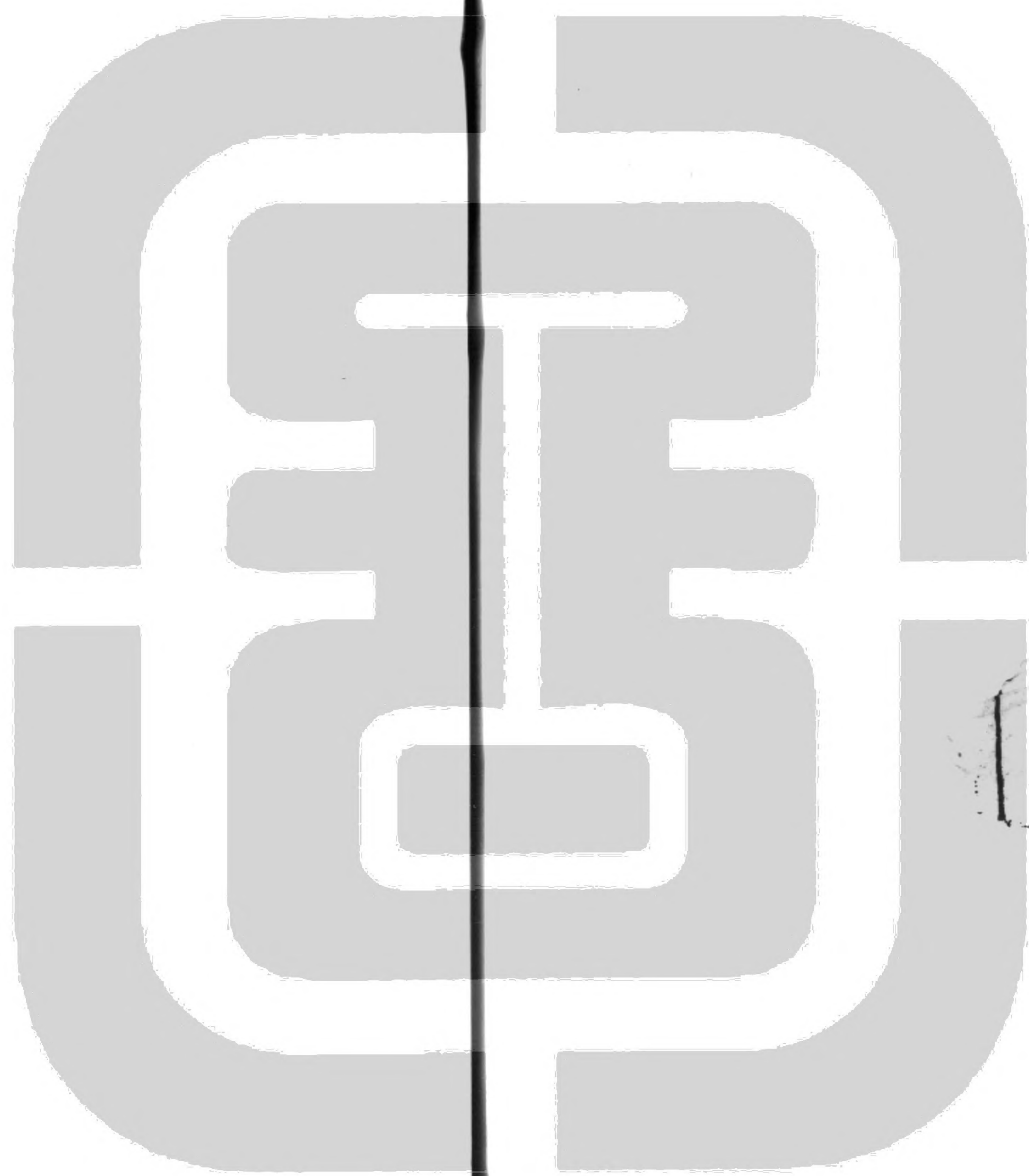
善後曰河
鄒子而論
紛利之進
其君不待
其者不待
其後天子
臨群臣從
自將軍以下
皆負薪宜
而水復高
无後矣近
之誤君與
臣之幸與
事成政之
反率如豈
德不利哉
按書中歷
叙河溢河
决河能皆
害也既田
淮田也故
皆利也故
太史公資
之曰甚哉
水之為利
害也斯言
括於一書
矣

阿有魚山駟按如淳曰恐水漸山
使平也常昭曰鑿山以填河也
野澤使魚沸鬱兮柏冬日徐廣曰柏猶迫也冬日行天邊若與
溢也徐廣曰柏猶迫也冬日行天邊若與
溢則衆魚弗鬱而滋
長也迫冬日乃止
延道弛兮離常流徐廣曰延一作正駟按
蛟龍騁兮方遠遊歸舊川兮神哉沛贊曰水還舊道則群 不封
禪兮安知外為我謂河泊兮何不仁泛濫不止兮愁吾人鬻桑
浮兮淮泗滿張晏曰鬻桑地名也如 久不反兮水維緩一日河
湯湯兮激潺湲北渡迂兮凌流難也一日艾竿也取長竿樹之用著石間以塞决河贊曰竹常
也一日艾竿也取長竿樹之用著石間以塞决河贊曰竹常
絕謂之艾下所以引致土石者也○索隱曰艾一作艾音廢河
伯許兮薪不屬如淳曰旱燒 薪不屬兮衛人罪燒蕭條兮噫乎
何以禦水頽林竹兮榘石蓄如淳曰河决榘 宣房塞兮萬福來
於是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房宮而道河北行二渠復禹

舊迹而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自是之後用事者爭言水利朔
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關中輔渠靈軹如
曰地理志蓋屋有靈軹渠○索隱曰按溝洫志兒寬為左
內史奏請穿六輔渠小顏云今尚謂之輔渠亦曰六渠也引堵
水徐廣曰汝南九江引淮東海有鉅定 填曰鉅
皆穿渠為溉田各萬餘頃佗小渠披山通道者不可勝言然其
著者在宣房
太史公曰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遂至于會稽太湟徐廣曰
上姑蘇望五湖東闕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濟漯洛渠西瞻蜀
之岷山及離碓北自龍門至于朔方曰甚哉水之為利害也余
從負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詩而作河渠書
索隱述贊曰水之利害自古而然禹疏溝洫隨山濬川爰洎
後世非無聖賢鴻溝既劃龍骨斯穿慎闕攸墾黎蒸有年宣

房在詩梁
楚獲全

二十九終



程